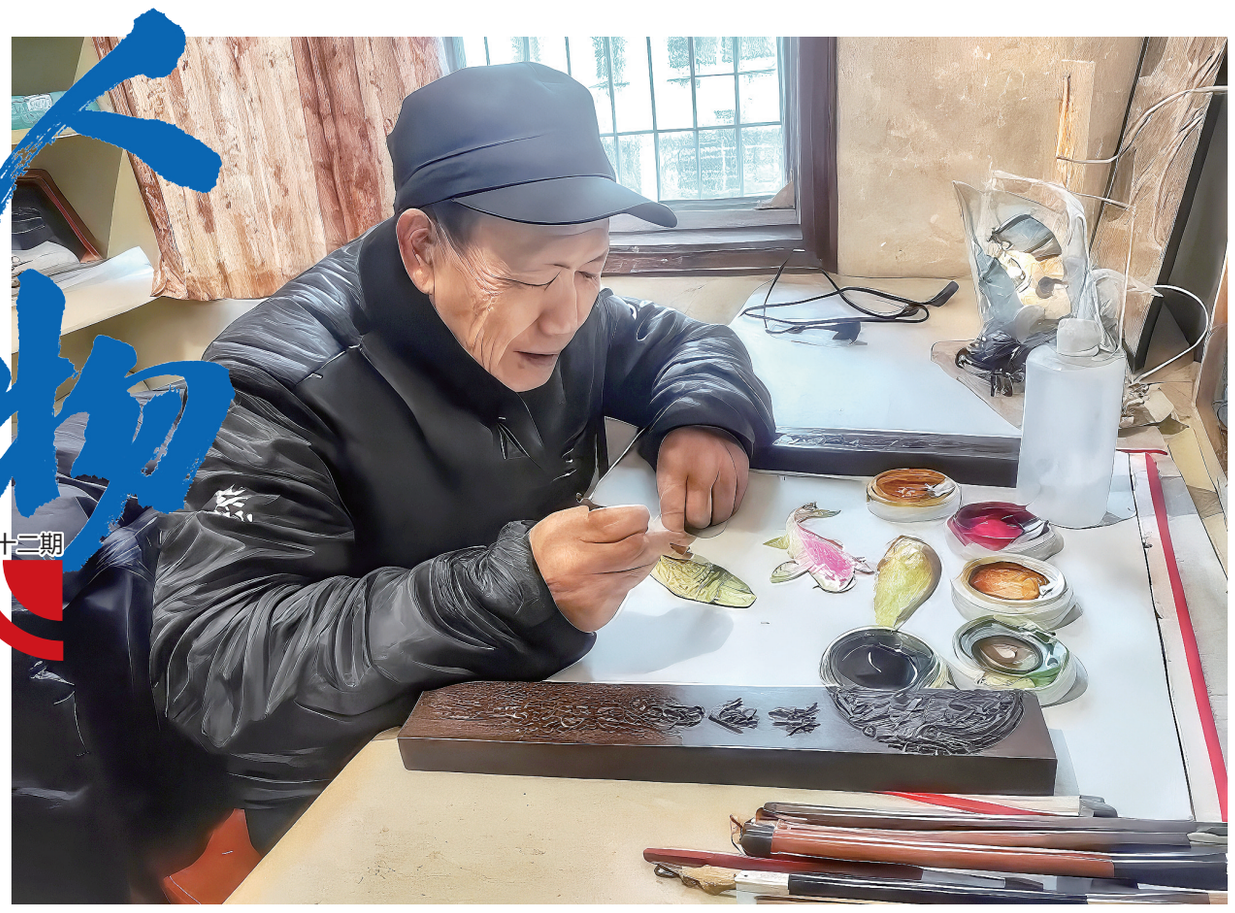
人物

第七十二期

台州日报
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
责编/版式:于 鹏
电话:88516886
邮箱:tzrbwh@126.com



陈克,1945年出生于建德,省级“台州刺绣”代表性传承人。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,同年进海门绣衣厂从事绣衣图案设计,曾任椒江新艺绣衣厂副厂长,现任台绣艺术馆名誉馆长、台州市台绣刺绣研究所所长等职,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、首批浙江省工艺美术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。

陈克:台绣宗师

台传媒记者陶子骞 徐张华 /文

陈克骑着自行车,沿凤凰西路穿过几条街巷,熟练地来到云西小区。

一处不起眼的门面旁边,简单挂了个“椒江网艺秀文化创作工作室”的牌子,就是工作室了。房间不大,由车库改造而来,看着还是简陋。路边的老邻居跟陈克打招呼,他笑着招手。

前不久,他获得了“浙江省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”,到了这个年纪,荣誉不会带来太多的激动,他还是按自己的节奏过日子。

工作室内倒是大有乾坤。墙上挂着些装裱好的作品,迎面就是一张陈克自己的画像,旁边还挂着风景照、水墨画,但凑近些,能看到玻璃下藏着密密麻麻的针脚,原来都是刺绣。

楼上是陈克的旧居,搬离后,成了他的自留地。走上两步,很容易就能嗅到房间里积沉的“艺术”味道。绘图工具、半成品、小样,散布在房间各处,桌上的染料瓶尚未干透,其中一间屋子还被他改成了暗房。

平日里,他就在这鼓捣、折腾。退休后的大部分作品,都是从这片天地“生长”出来。

陈克旧居的书柜里,还藏着不少“好东西”。

有一部分,是他收集的台绣历史材料,还有一个卷宗,里面是他从艺后攒了60年的花稿本。

打开本子,纸页翻过,各种手描绣花稿,见证了台绣行业的美学变迁。哪一年流行什么图案,清晰可见。

说到台绣,陈克是绕不开的那个人。

一

从事台绣,不是陈克自己的选择。

1964年,陈克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。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电影制片厂等单位,他左等右等,却被通知前往浙江省二轻局报到。去了二轻局,也没留在杭州,那时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不久,社会正在恢复,组织告诉他,基层急需他们这些具备现代工业设计意识的人才,让他前往援助建设。

陈克面前有两个选择,一是海门绣衣厂,二是黄岩翻簧厂。台绣和翻簧,美术生出身的陈克哪个都没接触过,秉持“哪里有困难就去哪里”的原则,他便任由组织分配,去了海门。

彼时交通不便,从杭州到黄岩,车要坐上整整半天。大巴在黄土岭盘绕颠簸,19岁的陈克有些心怯。到了海门,绣衣厂的厂长过来接他,看到他小小的身板拎着铺盖,走两步停两步,便主动帮手。但他想到临行前母亲叮嘱,莫要把铺盖交给人家,死死攥在手里不放。

这么“一张白纸”,飘到了海门绣衣厂的“染缸”里。

陈克是去当设计师的,但与他预想的不一样,厂里没有马上安排他上岗,而是先让他在车间劳动一年。

台绣绣在布上,布料需要过水处理。初来乍到的陈克就负责烧炉煮“画”。他要把肥皂切碎,拿水化开,变成皂液后,把布放入锅里,用竹竿搅拌,半小时不停。然后,再把布挑出来,用清水洗净。那时没有洗衣机,全是手洗。陈克用尽全身力气搅动水中布条,如打方向盘,每每精疲力竭。

但这还仅仅是体力上消耗,很快,他迎来真正的挑战。

图稿是绣衣的灵魂之一,当时海门绣衣厂急缺设计师画稿,厂里除了几个老师傅,人才青黄不接。劳动不到一年,陈克就被领到了设计部门,师从应大玉,画起了图纸。

刺绣前要在底料上描好要绣的纹样,行里叫“描花”。应大玉知道陈克美院附中毕业,一开始见他,也不多说,只是淡淡一笑,让他先画。

绣衣图纸都是手描,初一上手,陈克只觉得相当容易,与他在校时所涉创作,难度上天差地别。但画完一张,应大玉却只摇头。再画几张,仍是不过关。

“我哪里知道,寻常作画只是作画,但绣衣图纸,它是工艺流程的一环,涉及的方面多,里面学问大着呢。”陈克回忆说,“后来,应师傅才告诉我,‘描花’的图案不能太大,也不能太小。大了,用到的针线会增加,成本高了;小了,客户会不满意,觉得偷工减料。”

这一点破,原本作画自由的陈克,猛觉天地都变得狭窄,难受了起来。日日画图纸,还不能变化,实在枯燥。

后来,他发现台绣的工艺,不似画作有色彩、明暗,全凭线条抽、拉、雕来制造效果,作为设计师,他的画功没有发挥的空间。

那阵子,陈克心里觉得苦闷,自己心向艺术,难道就要被禁锢在这样一个“工业”岗位上了吗?

他原本叫陈寿禄,为了给自己打气,便将名字改为“陈克”,寓意克服困难。

二

虽然现状并不如意,但日子总是要过,工作也还要干。至今回想,陈克仍是感谢应大玉,带他从头做起。

那时厂里穷,设计师连尺子都没有,应大玉就教他用手比划丈量。譬如绣葡萄图案,不能大于指甲盖;线的档口大小,要以手指不能插进去为准;肩膀和腰部的尺寸,用手一握一托,也就大致有数。

这些学问,都是从实践中来,与校园里的知识不尽相同,但从应大玉这些民间艺人身上,陈克也感受到一种生命力。明明是戴着“锁链”的创作,但老一辈的台绣人,却能从商业求生中,发展出众多惊人的技法。

除了学问,还有人情。

绣衣设计出来,总要人去缝出来。渐渐地,陈克也与厂里的绣娘们熟识。他才知道,台州原来有这么多人家,靠着绣衣养家糊口。自己设计出来的图稿,最终是要经过这些绣娘的手,变为成品,出售赚钱,产生经济效益。

“台绣不止是艺术,它要务实,不能只想着自己画出来,还得想人家能不能做出来。”多年后,陈克这般说着。

当然,骨子里的创作劲头,是按捺不住的。

真正让陈克在台绣中找到归属感,是1967年设计的一款枕头套。

那时,陈克已入行几年,学生气被磨去不少,对于台绣的技法、特点,也逐步了解。但他经过专业的美术熏陶,总是不安分的,慢慢尝试“戴着锁链跳舞”,在台绣原本的做法上,加入自己的思考。

绣衣厂生产的枕头套,传统都是白的,不着色彩,全以线条勾勒。那次,陈克却一改惯例,运用不同颜色的贴布作为装饰。这在今天看来,或许已是平常,但在当时,却是一次创举。这款枕头套一上市,就卖得火爆。这也让陈克意识到,面对市场,创新之路,或许走得通。自己设计的产品大卖,让他收获了成就感,与台绣的距离,感觉又近了。

这以后,陈克常有奇作出炉。他总是求新求变,孜孜不倦在形式和内容上寻找独特的设计。

初期,他在设计绣衣厂惯常产销的衣、巾、鞋、帽上,做小范围的创意,后来,则愈发注重整体设计和工艺,逐步将产品做成作品。

陈克有收集的习惯,所有的花稿都会装订成册。到上世纪80年代,他的花稿册子已经很厚,其中图案丰富精彩,不少新来的设计师常常会围在他的办公桌前,翻看参考。

台绣的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林霞,彼时也在那群年轻的设计师当中,她回忆起陈克的花稿:“一般师傅的花稿都是用圆珠笔或钢笔画的,陈大师却会用毛笔,所以他的作品都会有一种线条的圆润感。”

林霞1979年进海门绣衣厂,跟的师傅不是陈克。但她也是学美术出身,对艺术有一份天然的追求,这使得她与陈克每每相谈甚欢,到后来,两人的交流反而是最多的。她印象最深的,就是陈克对于创新的追求永不停歇,只要谈起台绣的改良和突破,这位老师总会滔滔不绝。这份师生的情谊,也延续到今天。林霞担任台绣艺术馆馆长,陈克则担任名誉馆长。

“他在台绣这片土壤上播撒,编织他艺术的梦。”林霞这么评价陈克。

三

1986年,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第六届国际春季博览会上,一件“真丝全雕叠袖旗袍”作品,吸引了人们的目光。

传统旗袍上的刺绣,大多以花草为主,而这件旗袍上,风光大好。西子湖畔,皓月当空,古城飞雁,大江大河,山川壮丽,车马漫游……诸多中华名胜,打破时空,跃然衣裳之上。而旗袍的领口、摆沿、袖沿,都装点着硕大饱满的“葡萄”,展示了“海门葡萄王”和“海门雕平绣”的精湛工艺。

这件旗袍作品在博览会上好评如潮,最后收获金奖。

作者正是陈克。博览会召开前,省里通知作品上送,任务落在了他头上。摆在他跟前两条路,走保守路线,以传统工艺做精做细;抑或借此机会,跳出传统,一展心中奇思妙想。最后的结果,陈克显然选了后者。

陈克将之称为“画改绣”,其中难度不低。平时作画,着墨上笔就是,但要把画绣到衣服上,则需要把众多绘画技巧以线条体现。台绣的图纸上,设计师会在各个环节备注工艺、技巧,陈克的图纸是最复杂的,每一处都要写明写细,否则再有经验的绣娘,也未必会绣。

这次的作品,可以视为陈克入行20年的一次总结。他将自己的美术功底、审美情趣与扎实的台绣设计业务相结合,刷新了世界对台绣的认知。

那之后,不仅真丝全雕在市场上火热一时,绣衣厂也因这次拿奖受到上级表彰,全厂员工加了一级工资。

同事们看到陈克,纷纷说:“这都得谢谢你!”

受到陈克的影响,接下去那几年,厂里年轻的设计师们也鼓足了劲,在设计上下苦功,出了不少新式样。

陈克也未停下脚步。到了1990年,他敏锐地关注到,从前流行的黑蓝灰,在市场不再流行,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花衣服。

但彩绣并非台绣的长处,不及苏绣等有优势。此外,要在绣衣上增添颜色,惯常的做法,是先在线上染色,再依照图纸缝纫,如果要大量生产,成本也会提高。

陈克开始思考,有没有办法,直接在绣好的衣服上涂抹颜色,节省成本和时间。

他翻阅古籍,发现西周时就有“绣后涂彩”的技术。1976年,陕西宝鸡茹家庄曾出土周朝冕服碎片,刺绣的颜色就是在刺绣以后平涂上去的。

这让他坚定了工艺创新的目标,马上开始实验。但试过几次后,他很快发现,若是直接在绣好的布上染色,又会痕迹过重。一时冥思苦想,苦苦寻求答案。

一天,他想起少时的恩师。

一位是初中的班主任方锦玲。方老师觉得陈克有美术天赋,推荐他去浙江美术学院附中,他一直视为恩人。方老师教化学,上学时陈克听得认真,所以对于颜料、试剂,他也颇有了解。他想起一种促染剂,假如用于绣衣的上色,可以改善颜色的均匀度,也可改善染色渗透性,缩短染色时间。

另一位,是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时给他授课的水彩画家马玉如。他常见马老师将纸喷上水,于将干未干之际涂上各种颜料。这是水彩里著名的湿画法,他本是懂的,但此刻却如当头棒喝,豁然开朗。

促染剂加湿画法,对于“绣后上色”,岂非绝配?

他立刻上手,将布料浸湿,在干到大半时,借助促染剂涂上颜色,成品效果绝佳。

陈克回忆,彩绣上市后,不仅顾客喜欢,卖的人也喜欢,一来确实卖得好,二来颜色艳丽,一改从前单调,经手之人纷纷叫好,可谓社会和市场双丰收。

在林霞印象中,工艺使用后,0.5厘米的针脚变成了1.2厘米,2小时的工时,直接缩了一半。

“彩绘不仅绣衣厂在做,很快周边厂家也开始模仿生产,虽然效果不如陈老师自己设计的,但也赚得盆满钵满。”林霞说。

到这时,陈克已在台绣的道路上跑得不亦乐乎,哪还记得来时的烦闷。

四

“我追寻的是纯艺术的美好,陈大师一直追寻的是艺术和商业的极致结合。”林霞这样描述两人关于台绣的不同理念。

这对师徒在艺术道路上的小小分歧,源自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。

于陈克而言,他始终忘不了昔年承接缝纫业务的十万绣娘。

“台绣设计绝不能信马由缰、天马行空,风筝放得再高再远,那条线得连着地。”陈克说,“你设计的作品,一定得让人家能做出来,人家指着你吃饭。”

因为这样的责任感,陈克的创作,总是以面向市场为前提。他讲求艺术效果好的同时,追求生产的高效与受众的接近度。

同样是美术,与不少同年龄段的画家不同,陈克并不寻求极致手工的所谓“温度”。他不排斥各种各样的科技工具,甚至不介意“触电”。

女儿是浙大计算机系毕业,2000年开始,陈克就让女儿教自己怎么使用电脑。他研究PS等数码绘画技术,早早使用网络素材和打印技术参与台绣创作。

在创造“绣后上色”的工艺后,他也不忘继续借助新技术改进。绣衣上市,对色牢度有要求,得需三级以上,五级最高。最初,绣衣厂生产的彩绣,色牢度只到三级的门槛标准,陈克一直心心念念,进一步提高品质。后来,他又研究出高温上彩工艺,通过数码技术将高清图案打印在纸上,再经过200度高温复刻到绣品上。

陈克工作室内悬挂的作品,正是使用这类工艺制作的。通过高温染色和陈克在针线处理上的设计,作品上的色彩变化、明暗比对,都比寻常台绣要丰富许多。当年刚接触台绣时,陈克苦恼自己的画功无法在绣品上体现,几十年下来,被他以各种工艺一一补足。

2016年,在“第三届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”中国地区评审活动中,凭借作品《非常漂亮的鱼》,陈克成了台州第一位“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”。

这件作品,正是陈克使用高温染色的办法完成的。水中的游鱼立体生动,结合了台绣与油画的特点,兼具造型和光影效果。

当时参会的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执行主席王山评价这幅作品:“用传统刺绣的材料和针法,但作品的造型极具现代感,绣在桑蚕丝绡上的两尾黑色金鱼,几欲冲出画面。”

退休多年,陈克仍在工艺道路上耕耘不止。

近些年,他又摸索出一套蒙丽纱装饰绣画新工艺,以丝网作为材料,运用剪、撕、绘、折、蒙层等多种手法,呈现层次多、动态强的视觉观感。

“我是不会刺绣的,设计完了,总要有人一起来完成。”陈克笑着说,“这套工艺,倒是自己就能尽情折腾了。”

如今,在陈克眼中,万物皆可刺绣,万物皆可入画,平面与立体,艺术与商业,存乎一心,来去自由。

他看到年轻人间流行汉服,就觉得用台绣去做披肩、背心肯定有市场。一幅扇面,到他手中,他就想到若是新郎、新娘形象绣在正反两面,婚庆市场一定火爆。他还对电脑绣感兴趣,因为AI比人精准,良品率更高,更能批量生产。

只是年至耄耋,体力终究大不如前。从家里到工作室,几分钟的骑行路程,可他去得少了。

老人已过了日日创作不歇的阶段,但他还是禁不住想。越是没体力,越是满脑子的灵感,源源不断,台绣的创作和创新,早成他的本能。

“念起念消。有时手痒,想想又算了。”陈克笑着说,随即补充道,“但要是做,肯定不会失败。”

五

对于台绣的传承,陈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

应大玉师傅去世后,陈克就起了整理台绣技艺的念头。1971年,他编写《绣花生产手册》,1975年,又汇编了《台州绣花针法集》。他用一年的时间,将台绣刺绣艺术中的200多种针法整理出来,成为今天台绣非遗的珍贵材料。

工作室一角墙上,贴着台绣的针法图案。“这是平胖、垫胖、斜胖、开格……”老人指着墙,给记者介绍,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。

在林霞记忆中,陈克也是最早推动台绣技术规范化的人,许多标准沿用至今,给后来者学习、使用,提供了极大帮助和便利。

退休后,陈克又花时间四处走访,寻觅台绣历史,考证台绣流传脉络。在他的旧居书房,放着厚厚几大叠材料,不少老报纸、旧文章,他不轻易示人。

这些年来,只要是为台绣站台,或是给人家讲课,他总是欣然前往。台绣艺术馆成立时,其中藏品,几乎全由他收集、摆放。

他自建了一个“网艺秀”微信公众号。平日里,他会在上面发一些回忆散文和艺论,还写了不少关于著作版权的文章,探讨绣花图稿与绣品的著作权关系。翻阅公众号,字里行间,都是对台绣行业发展的关心、反思和记录。

有人拿他当年的“全雕叠袖旗袍”工艺伪冒专利,他坚决捍卫著作权,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申请,历经半年,赢得申诉。

他总是跟后辈讲,传承的难点,是非遗工艺难以产生经济效益。

“赚不到钱,就没人去学。”陈克说,“所以学台绣,就要想办法去赚钱,让行业持续下去。”

林霞偷偷告诉记者,陈老生过她的气,觉得这个徒弟太专注于艺术的探索,飞得太远。“他常与我说,要记得落地,去推广、普及台绣的商业化。”

但没当着林霞的面,陈克却说:“我后继有人,脸上有光。有些大师,来回都是自己。在我看来,老话说要百子千孙,台绣最好也有满堂红。”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“绣”美人生

黄保才

小时候,在邻居家看到一幅绣花电视罩,觉得很美,但不会深究这是哪里的产品。直到前阵子,去陈克先生家采访,瞥见他简朴的客厅墙挂着绣作《非常漂亮的鱼》,才勾起回忆:原来是台州绣衣厂的产品,分明出自陈克先生的手笔。

在蔚为大观的手工艺文明中,刺绣是最堪装点生活的品种,而台绣在琳琅满目的民间刺绣王国里,因其工艺独特而蜚声中外,更因其产业化而走进寻常百姓家。

如今,作为国企的台州绣衣厂已不复存在,但台绣这一烙着鲜明地方特色的工艺品类,仍被接续传承、发扬光大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陈克这个“台绣的灵魂人物”。没有陈克,就没有台绣的昨天和今天。当然,台绣也成就了陈克,今年4月,身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浙江省省级“台州刺绣”传承代表人的他,获得“浙江省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”。

陈克是杭州建德人,60年前从中国美术学院(当时叫浙江美术学院)附中毕业后,被分配到台州,成了走进浙江台绣的首位美术院校毕业人才。从此,他“随遇而安”,扎根台绣,“一生择一事,一世倾芳华”,凭藉扎实的美术功底,发挥超强的聪明才智,克服种种的境遇限制,不断超越自我,创造发明,创新作品,将台绣这一工艺美术推上一个又一个时代巅峰。他是当代台绣艺术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,也是汇集台绣针法大成,为台绣的传承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开拓者,更是授徒众多、育人无数的“台绣教父”。如今,他的台绣徒弟中,有两位也成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。

陈克原名寿禄,在美院附中学的是绘画,拿手的是画花鸟、人物,可入职台绣,先干了一年体力活,因广交会交货才被提早安排进设计室干设计活,结果发现当时台州绣衣的单色图案设计就是“描花”,花形大小要严格按原稿描,“毫无美感可言”。他以为专业不对口,失落感如潮水涌入心头,但出于谋生需要,不得不克制,于是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克”,寓意克服困难,锐意进取,方能制胜——“克”也有胜的意思啊。这时,他幸运地遇到厂里恩师应大玉,这位当年的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”,对陈克言传身教,倾囊相授,让他初尝工艺制作的美妙之处。他终于爱上了这一行,自此如饥似渴地向老师学,从工艺美术展中汲取滋养,触类旁通,取长补短,如痴似醉地沉浸在台绣工艺设计道路上,成就自己的“绣”美人生,也成就大众的“绣”美人生。

“干一行,爱一行”,并非与生俱来,也不是浅尝辄止,而是秉持“艺术是相通的”理念,迈进一步,深入探究,才能真爱。唯真爱方可持久,陈克一辈子就在工艺与美术的融会贯通上不停地收获属于自己的“麦穗”。

陈克做事是极认真的,学美术、搞设计养成的心性,是平实、细致,不好高骛远,凌空蹈虚。早年在厂里,他干过技术管理岗位,就编写了《绣花生产手册》,整理出《台州绣花针法集》,不仅当时对指导生产作用巨大,后者30年后还成了保护台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。就在采访中,他展示给我们看的成柜成柜花样画稿,不啻是台绣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。2013年起,已退休8年的他担纲整理了《中国工艺美术全集》台州刺绣篇中不下五个册子,对保护传扬台绣手艺,功不可没。

美术科班出身的陈克,在设计新产品时,体现出极强的市场眼光,这一点委实难能可贵。他一方面倾情释放想象力,捕捉艺术灵感,保持创意不断;另一方面善于捕捉市场热点,开发宜于绣制、适销对路的工艺产品,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上世纪80年代初,电影《少林寺》热映,他设计了一款小和尚练功的图案,用丝网印印到短裤兜上,就火爆一时。他设计的“彩绘绣全雕衣裙”,获中日友好绢绣大赛特等奖后,有两件被金庸夫人买走,还接到香港著名影星沈殿霞的定制订单。诸如此类的创意,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不胜枚举。他的设计,总是紧扣工艺美术特质,将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。

大师之所以是大师,最令人称道的,莫过于在专业领域独标一格,创意无限,创新无价。陈克自己不怎么会刺绣,但他作为台绣的设计者,在不同时期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一种思想、一种创意、一种创新。这些思想、创意、创新,淋漓尽致地体现在《真丝全雕叠袖旗袍》《双面异彩绣圣母》《宝相花和小天使手绣披巾》等不胜枚举的获奖作品,和彩绘绣、高清绣、蒙丽纱绣等众多工艺发明中,在传统台绣工艺的框架内,一次次获得革命性的突破,开创了台绣的时代新风,给整个行业产品带来了质的飞跃,提升了台绣在国内外的文化形象和影响力。这是作为工艺美术追梦者的陈克,对台州的贡献,对世界的贡献。

如今,年届八旬的陈克,仍在他简陋的家和车库改成的工作室,孜孜不倦地逐梦前行。

追梦者寿。

台州湾 时评